

2.2 上帝掌權（詩篇 2）

- ◆ 詩篇 2 與詩篇 1 構成詩篇第一卷的雙重引言：
 - 詩篇 1 透過義人與惡人鮮明對比闡述一個真正有福的人是倚靠上帝的人，它提示讀者應該將整部詩篇看做「律法、教導」（tora）；
 - 而詩篇 2 闡明了「律法、教導」真諦是上帝掌權！
- ◆ 整部詩篇圍繞「真正有福」的生命而展開，並宣告這個生命的根基是確信上帝在世上掌權。
 - 因此，「真正有福」在詩篇 1 一開始出現，而在詩篇 2 到最後才出現，形成緊密相連的結構。
 - 以喜樂的心持續敞開接受上帝的教導，意味著人必然「尋上主做避難所」（投靠上帝）。
- ◆ 「列國是按怎啲造聲勢？萬民是按怎計劃空空的陰謀？」（2:1）
 - 「按怎」是表達困惑，驚訝而不是想要知道答案。
 - 「計畫」（haga）與「亦讀亦想」（默誦）原文是同一個字，意味著「默誦」（計畫）上帝的教導與「計畫」（默誦）空空的陰謀兩者之間的對比。
 - 列國萬民開始計畫要叛亂，但目前為止只是「造聲勢」（咆哮）以及「計畫」（默誦、低聲說話）而已。
- ◆ 「地上的君王啲排陣，統治者鬥陣計謀，欲對抗上主及伊選立的王。」（2:2）
 - 地上的君王、統治者以及「選立的王」（受膏者）已經揭示了「君王」的主題。
 - 前面的「君王」以及「統治者」都是複數，而上帝以及「選立的王」都是單數，若戰爭勝負取決於人數，顯然君王和統治者佔據上風。
- ◆ 「佢講：『咱來損碎壓制咱的軛，擦斷捆縛咱的索。』」（2:3）
 - 從前面的「造聲勢」以及「計畫」，一直到他們宣告要叛亂的意圖，似乎未曾僅止於用言語發出想要叛亂的思想，並沒有真正出兵攻擊。
 - 他們提到「損碎壓制咱的軛」以及「擦斷捆縛咱的索」都是想要擺脫束縛他們的物品，意味著想要擺脫上帝的統治。
- ◆ 「上主坐佇天頂啲笑，啲恥笑佢的陰謀。伊受氣給佢警告，發性地互佢驚惶。」（2:4-5）
 - 整個場景從地上轉移到天上，上帝「坐佇」天上，「坐佇」專指上帝作王統治的用詞。
 - 上帝是真正的統治者，祂嘲笑他們企圖叛亂。

- 就如摩西之歌中描述上帝的怒氣（出 15:7）使得敵人害怕（出 15:15）。
- ◆ 「伊講：『佇我的聖山錫安，我已經設立所揀選的作王。』」（2:6）
 - 這節原文直譯為「我，我已經膏立我的王，在錫安—我的聖山。」在希伯來文「我」的重複出現，強調大衛王朝的存續是來自上帝的權柄。
 - 「我的王」以及「我的聖山」凸顯上帝的作為，呼應了舊約中的傳統：上帝揀選大衛及其後裔作王，並揀選耶路撒冷的錫安山成為神聖的居所（參考詩篇 46:4）
 - 上帝的統治權柄是揀選人作王，代理祂施行統治權，因此強調大衛作王乃是上帝對列國諸王叛亂的回應。
- ◆ 「王講：我欲宣告上主的聖旨。伊給我講：『你是我的子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對我求，我就將列國互你做領土，將全地互你做產業。你欲用鐵拐給個損，親像損碎瓷器。』」（2:7-9）
 - 整個場景回到了地上，此時「大衛王」開始宣告上帝的聖旨，這「聖旨」可能是加冕儀式中書寫的皇家議定書，此後成為合法的統治者之憑證。
 - 此時，王開始闡述上帝與他的關係，他宣告上帝說「你是我的子」，王通常被視為上帝的兒子（撒下 7:14）
 - 「我今日生你」宣告透過王的加冕儀式，王擁有了神性的本質，強調王與上帝成為「父子」關係，得以向上帝提出任何的請求。（詩篇 21:2-4；王下 3:5ff；撒下 24:12）
 - 因此，當王「對我求」，上帝必然賞賜，將列國與世界的領土成為他的產業。
 - 這呼應了 2:1-2 列國諸王企圖叛亂，上帝以揀選人作王來統治錫安。
 - 「損碎」的原文發音與「牧養、統治」極為相近，「鐵拐」可指牧羊的拐杖、統治者的權杖或擊打的器具。
- ◆ 「眾君王啊，著謹慎！統治者啊，著接受警戒！」（2:10）
 - 王回應了第 3 節列國諸王想要掙脫上帝的統治，就如詩篇 1 所闡述人的「智慧」乃是「暝日亦讀亦想伊的律法」，「接受警戒」及領受上帝的教導。
- ◆ 「著用敬畏服事上主，用驚惶屈服佇伊腳下，才免伊起性地，互恁佇路中滅亡，因為伊會隨時發受氣。尋上主做避難所的人真有福氣！」（2:11-12）
 - 「服事上主」也就是在上帝的統治之下生活，倚靠祂而活，這是宣告上帝做王掌權。

- 「用驚惶屈服佇伊腳下」
 - ◆ 面對上帝必然用「驚惶」的心屈服在他腳下。
 - ◆ 「屈服佇伊腳下」在原文「親吻他的子」，在古代親吻王的腳象徵謙卑與順服。
- 就如「歹人只有滅亡一條路」（1:6b）持續不倚靠上帝的人最終在上帝的怒氣之下走向滅亡之路。
- 「真有福氣」的人，亦就是有「智慧」的人，應該「尋上主做避難所」，倚靠祂而活。

◆ 省思

- 誰是這個世界的掌權者呢？也或者有另外的造物主嗎？是人可以倚靠或向他祈禱嗎？
- 詩篇 2 認為這根本不是問題，上帝在天上掌權。
- 在地上的統治者，無論是國家的領導者、企業家或者軍事家，甚至只是惡鄰居，他們都可能是敵擋上帝旨意與祂的子民的人，因為他們企圖擺脫公平公義的束縛，恣意妄為傷害他人。
- 上帝的統治或許隱蔽，但那才是唯一真實的存在，上帝國度仍在運行。
- 上帝的統治並非獨裁者的絕對權力，而是彰顯堅定不移的愛。世俗的法則是強權為正義，而在上帝的準則卻是公平公義為力量。義人，那些活在上帝主權的人，雖然會受世俗權勢所傷害（詩 3:1-2），卻永遠不缺乏幫助（詩 3:8）。
- 因此，唯有「尋上帝做避難所」投靠上帝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。
- 因此，詩篇 1-2 篇同樣呼召做出選擇：誰掌管世界？該投靠誰？是世上的君王或掌權者嗎？那些「歹人」的權勢嗎？抑或是投靠上帝呢？「真正有福」的義人，是在各樣的權柄之中，選擇投靠上帝，這樣的抉擇在世人眼中是毫無道理的。
- 在以色列王國制度之下，王應該被看成上帝所揀選、所膏抹者（2:2）與上帝的「兒子」（2:7），可惜的是在當時這樣的概念卻消失殆盡，這是王國制度失敗的原因之一。
- 而先知應許大衛後裔將興起一位君王實現這樣理想（賽 11 章）。
- 新約將這位理想的大衛王指向耶穌，在祂受洗、變像以及受難時，都有聲音宣告祂是上帝的兒子，而彼得也公開承認耶穌是基督，是受膏者。

2.3 上帝幫助無助者（詩篇 3）

- ◆ 詩篇 1-41，只有詩 10 以及詩 33 沒有標註大衛的標題，這裡大部分的詩篇都是祈求詩或哀歌（3-7、9-13、16-17、22、25-28、31 以及 35-41，因此，詩篇（一）並非讚美之書，而是祈求上帝幫助的禱告之書。
- ◆ 詩篇 3 正是此類禱告的典範：控訴（1-2 節）、信仰告白（3-6 節）以及「祈求」（7 節），並且祝福收尾（8 節）。
- ◆ 「大衛逃閃伊的子押沙龍的時做的詩」這首詩篇的開頭，表達這個詩篇的語境可能與大衛逃離親生兒子押沙龍的追殺，但這不一定是詩人寫作的背景，而只是抄寫員下的標題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我的對敵哪赫多！赫多人起來攻擊我。因對我講：『上帝猶幫贊你。』」（3:1-2）
 - 這裡不斷重複「赫多」，表達威脅的強度。
 - 此篇以呼求「上主啊」做為開頭，既是呼喊，也是痛哭，是一個人對上帝的呼喊，而不是行禮如儀的禱告開場白。
 - 「通過呼喊，建立起與上帝對話的連結，當人呼求上帝的名～或上帝呼喚人的名字～那一刻，便有奇事發生。」～Westermann
 - 一開始，詩人承認仇敵的存在，接著描述他們「起來」攻擊，表達出他們的積極度，最後，甚至用言語來刺激他們說「上帝猶幫贊你」，讓人感受到威脅的程度越來越高。
 - 當他們說「上帝猶幫贊你」，就如同第 1 篇的「歹人」以及第 2 篇的「列國諸王」，他們只信任自己，只承認自己的法則。
 - 敵人盼望他們所攻擊的人，將這樣的危機解讀為絕望，因為詩人將盼望寄託給上帝，上帝似乎無力或拒絕幫助。
 - 「認定或暗示他人無法從上帝得救的論調，不僅是對他人的攻擊，更是高傲蔑視上帝。」～Mays。
- ◆ 「毋拘，上主，你是保護我的盾牌，我的榮光；你互我的頭殼擗會起來。我出聲求叫上主；伊會對伊的聖山應我。」（3:3-4）
 - 「毋拘，上主」這是詩人宣告「只有上帝」才是他所信靠的，好幫助他面對仇敵的威脅。
 - 「你是保護我的盾牌」將上帝視為「盾牌」，也就是上帝會保護他，不只是單面防護的普通盾牌，而是環繞四方，可以抵禦來自各方壓倒詩人的眾多仇敵。
 - 「我的榮耀」和「互我的頭殼擗會起來」所談到的是榮耀地位甚至健康的恢復。

- 「我出聲求叫上主」宣告對上帝的信靠，更是駁斥仇敵認為上帝不會幫助詩人。
- 「伊會對伊的聖山應我」當詩人向上帝呼求時，詩人確信上帝必然會回應。
- ◆ 「我倒啲，我啲暈，我精神，上主攏啲保護我。就是講有千萬人包圍攻擊我，我嘛毋驚。」（3:5-6）
 - 在敵人威脅的時候，詩人最好的回應就是正常生活，因此，詩人安然入睡，當新的一天來臨，他也會安然起床，他相信上帝必然保護他。
 - 詩人經歷了兩種的祝福：患難中即時的幫助（3-4 節），以及在日常生活與祂持續的連結（5 節）。
 - 詩人表達出他全然信靠上帝，做出了信仰告白，他說再怎麼多人攻擊他，他仍不害怕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求你起來；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。因為你有搨我對敵的嘴齧，有損斷歹人的嘴齒。拯救對上主來；願你賜福互你的子民。」（3:7-8）
 - 當仇敵恥笑「上帝膾幫贊你」時，敵人在禱告中做出回應。
 - 「起來」、「拯救」表達他確信敵人是錯的，上帝必然拯救，他繼續將自己全然交託。
 - 上帝幫助無助者，卻要將攻擊轉向那些褻瀆上帝，認為祂不會幫助人的人，「損斷歹人的嘴齒」要讓他們不要再說狂妄之言。
 - 最終，「拯救對上主來」，認為拯救人的上帝，也必然賜福他的百姓。
- ◆ 省思
 - 面對那些否認上帝在世上的作為，或限制上帝當下介入人類事務能力的人，詩人宣告上帝拯救大能的信心。
 - 上帝必然幫助那些無助者，因此，必須省思「上帝幫助自助者」的概念，有時會否定上帝將親自介入，而是期待倚靠人在世上的能力。
 - 「人要嘛相信敵人的話，要嘛相信上帝，當詩人喊出「拯救對上帝來」，表達沒有困境是無解的，那些仇敵的敵意無法限制上帝的幫助。
 - 這篇詩篇用各種方式激勵並堅固信心，受苦者的禱告正是靈魂遭受攻擊時最根本的信心行動。
 - 禱告是為那些自知不足者，自知無法「自助」者，「禱告是深陷困境的人，且自知情況的人所使用的語言，他們相信且盼望上帝能夠拯救他們。」～Eugene H. Peterson

2.4 安然之地（詩篇 4）

- ◆ 「為我辯護的上帝啊，我求叫的時，求你應我。我困苦的時候，你有給我解放；今求你憐憫我，聽我的祈禱。」（4:1）
 - 詩篇 3 以及詩篇 4 的相似度，被少數學者認為是原屬同一篇。
 - 「為我辯護」原文是「顯我為義」指向了公義的上帝，是神性也是祂統治的特徵。
 - 詩人盼望公義的上帝垂聽他的禱告，用連續「應我」、「給我解放」以「聽我禱告」。
 - 「我求叫的時」是說明他現況所遭遇的需要上帝的幫助；
 - 「我困苦的時候」表達這是過去他所經驗到困苦時，上帝已經幫助他。
 - 「今求你憐憫我」意味著按照過去的經驗，他相信只要他願意祈求，上帝必然聽他的祈禱。
- ◆ 「恁諸個人啊，恁將我的尊榮變做見笑欲倂久？恁意愛空虛，追尋虛假，欲到底時？」（4:2）
 - 「欲倂久？」這是典型的祈求禱告的用詞，因此，這裡雖然沒有直接呼求上帝，卻可解讀為對上帝的呼求。
 - 這裡可以理解為詩人受到誣告，讓他的「尊榮」（名聲）受辱。
 - 「空虛」「虛假」意味著仇敵是用謊言來詆毀詩人的名聲，
- ◆ 「著知上主已經分別敬虔的人做伊家己的；我求叫上主，伊會聽我的聲。」（4:3）
 - 「著知」（yada）是要求思想與行動是一致的。
 - 上帝已經揀選敬虔的人，是以符合上帝恩典統治的方式過生活，是屬於上帝的人。
- ◆ 「著驚惶，毋通犯罪；佇眠床歇暈的時，心著安靜自省。」（4:4）
 - 「驚惶」是敵人所引發的情緒，詩人勸勉自己以及他人應該持守上帝的人之身份，不要受到驚惶的心所控制，讓自己陷入試探中而犯罪。
 - 而在晚上睡覺的時候，心要保持「安靜」（平安）。
 - 「眠床」也有「異教崇拜」的意涵，因此「安靜自省」意味著要藉著不斷「自省」，才不會受到試探。
- ◆ 「著獻合上帝心意的祭；嘛著倚靠上主。」（4:5）
 - 「著獻合上帝心意的祭」意味著人必須先與上帝和好，將自己全人獻給祂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應該「倚靠上主」，不應該去做出傷害鄰舍以及違反道德的行徑。

- ◆ 「真多人啲問：『嗰人會當互阮得著福氣？』上主啊，求你用你面的光照阮。你互我心內有歡喜，贏過人得著真多五穀及新酒。」（4:6-7）
 - 「真多人」似乎沒有特定的對象，包括仇敵、受同苦難的人，崇拜偶像的，懷疑論者，或者對詩人毫無敵意或沒有同情之心的群體。
 - 他們在問是誰才能得到上帝所賞賜的福氣呢？他們可能想要追求物質的豐富，但詩人卻渴望另外一種滿足，求上帝「用你的面的光照阮」。
 - 相較於許多人對於現有福氣是永遠得不到滿足，詩人因上帝悅納得著印證（4:3）而得著喜樂，贏過所有人所追求的五穀及新酒。
 - 信靠上帝的恩典超越任何物質生活的價值，再次，詩人的身份認同奠基在上帝的關係之上。
- ◆ 「我欲安然倒啲睏，因為只有上主你會互我安穩倚起。」（4:8）
 - 與上帝的關係、信靠上帝的恩賜，驅趕了憂慮，帶來真實的平安，使躺臥在床上不斷自省的人，最終可以「安穩倚起」。
 - 無論是那些狂傲的話或者別人享受的物質生活，都無法讓人的眼光偏離生命真正的核心「只有上主」。
- ◆ 省思：
 - 我們總是被兩種誘惑所困擾：顧慮名聲，在意別人對我們的評價與議論（2-3 節）：貪戀物質財富，憂慮他人擁有的比我們更多。（6-7 節）
 - 這些憂慮可能是合理的，特別是被人無端指責時，但關鍵就在此，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如何堅持生命使歸屬於上帝，是有無限的價值。
 - 當我們歸屬於上帝，價值觀、優先順序、生活方式都會改變，因為信靠上帝的人是經歷過上帝的慈愛所塑造的生命，是分別為聖的。（3 節）
 - 當逆境來時，不必要輾轉難眠，保持沈著，將整個人獻給上帝，託付給上帝。（4-5 節）
 - 信靠上帝的人超越他人的評斷，那就是與上帝的關係。
 - 屬於上帝的人深知物質財富僅是具有相對價值，因此，可以一無掛慮，享受超越人所理解的平安。（腓立比書 4:7）